詩寫作的第一動機是關於形式的。事實上，寫完了三十首，我才突然發現這種形式實際上跟中國古代的詞有某種關係。象上下闋。我一直認爲中文不很適合一種線性的敘述，它是比較有空間性的。而詞用上下闋，呈現出不同層次的空間遞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種層層建構，而不止是線性發展。我的十六行詩呢，第一它是在國外寫作的，因此，倫敦，成了一個題目；一隻蘇黎世的天鵝，成了另一個題目。外表上看，和《半坡》、《敦煌》很不一樣了，很明顯有了一種西方的的跡像，但是，就像我以前說過的，所有的詩的題材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方式。或者說，所有不同的題材其實都納入了同一個題材，也就是詩作呈現出的對生存的理解。我這些詩中的情況，完全一樣。比如《倫敦》那首詩開頭的一行，說，“現實，是我性格的一部分”。這是我走到倫敦街上的時候跳進我頭腦的一個句子。1997年，我剛剛搬到倫敦不久，一個冬天的下午，在灰朦朦的陽光中，我環顧四周，心裏一片茫然：這是哪兒？我怎麼會突然落到了這兒？這裏跟我有什麼關係呀？……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一個又一個動盪的現實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一個積累極長的疑問，突然擰成這樣的一個句子“現實，是我性格的一部分”。

川：是的，我剛到蘇格蘭和第一次到巴黎也有這一種恍若隔世的詩意頓生的感覺。

楊：我想，這個句子突出了：現實完全不是外在的，只是內在的，是內在性格的一種證實。或者說，遭遇早已包含在你的性格選擇之內。這種內在也要求形式上的自覺，我的《中文之內》一文就強調“中文性”的重要。比如《一隻蘇黎世的天鵝》中，我不停地交叉“他說”、“她說”，男的他和女的她，那種聲音的呼應啊，一直到出現“五指之美美在死死握緊茫然”這樣的句子。在中文節奏的追求上，“五指之美”，“美在”，“死死”，“握緊茫然”，讓聽覺失於觀念。那兒先是兩個“Zhi”，“指”和“之”；又是兩個“美”；最後是兩個“死”……，握緊茫然，指，之，美，美，死，死，那種疊韻，你可以說在呼應李清照的“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現在我們對語言形式必須講究，它和以前那種比較粗糙的使用語言已經非常不同了。那麼，對詩的閱讀，也應該閱讀到形式之內去才行，而不該只停在形式外，只關注所謂的“內容”。我認爲，眞正專業性的對詩歌的講究，是我們寫了這麼多年詩之後，必須非常明確地提出的一個課題。簡略地說。我要求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必須跟以前作品有區別，有跨度。最終的目標是，靠一部一部作品之間的反差，以及它的遞進。我有朝一日可以把所有的作品編號而成“一部”作品。

川：最近，我在多倫多加拿大中國筆會搞的一次詩歌討論會上，和加拿大華人女作家張翎討論了一些關於當代詩歌的問題。

她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叫《望月》，另一部叫做《交錯的彼岸》，她的小說句子裏使用了很多的意象詞，顯得一些段落看上去象徵和多義，像是寫過詩的人轉過來寫小說，細部描寫精美至極。她對我提了許多關於當代詩歌的問題。我對我的回答不是太滿意。所以，有幾個問題想和你探討探討，聽聽你的見解。

簡而言之，一是關於詩歌裏的概念的問題，就是說，現在的趨勢是，現代派詩歌幾乎要把概念全部從句子裏攆出去了，概念在詩歌裏的位置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二就是詩歌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三就是當代詩歌的出路。

詩壇似乎是從我開始寫詩的時候就離我較遠。八十年代，我就說金牌、銀牌、銅牌、鐵牌、木牌，木牌都發給了眞狀元。在我的眼裏，詩壇上的一些人，就像是吳敬梓那本《儒林外史》裏的一個個傢伙，當然，情緒來了的時候，我又不得不提筆。寫到了酸處，我就會感到自己也變成了吳敬梓筆端的一個酸人！於是撕掉，當時國內的一些詩刊上就是整版整版那樣的酸詩！在那個時候，誰也免不了要受到一些那種風氣的影響。

文革期間，家被抄了之後，當知青的時候，九十年代出國打工的時候，回國做生意的時候，我看見許多的底層的事情，很髒，但很刺激，很有力度和生命力，才知道什麼是眞正的乾淨和高雅！流落到了社會底層才知道“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我知道我是個異類。在國內，我是既不喜歡所謂正統的，也不喜歡在野的。要麼是歌功頌德的，要麼就是標新立異冒酸水的。

出國後更沒有太多的時間來寫。一是太忙於生計，二是最近主要是泡在小說寫作裏。但是，上面的三個問題，我還是要請教你。先談第一個，就是詩歌裏概念的位置。你楊煉、北島、舒婷寫了那麼多，讓人記住和傳誦的還是那幾句概念突出的句子，這在很多詩人的作品裏都是一樣。“文章千古事”，我想，大部分還是讓人能懂的部分吧！讀都讀不懂的東西，怎麼個“千古”法？當然，我也喜歡蘭波，喜歡波德萊爾，喜歡龐德、艾略特。

楊：我對“千古”沒有興趣，我最喜歡的屈原，也遠不如後來的一些“小家碧玉”流行，要說“概念”，《天問》通篇都是概念！所以，問題仍不是“要不要”？而是“怎麼要”？“何時要”？這個電子遊戲機的時代，空談“讀者”也沒有意義，“正統”、“在野”都屬標籤，一個詩人，還得向自己裏面寫，孤獨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傳誦一時”倒可能是厄運。

川：談到了這兒，我想起你前面談到的關於當今中國文學在文學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就是說，當你回顧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你看到的更多的是失敗，是在現實提問面前的文學的失敗，是在作品的結構的意識、時間的意識、存在的意識，以及整個反饋出的語言意識上面的失敗。說到了底，就是說，當代中國文學在文學本身上面的提升還遠遠不夠？（未完待續）

註：本文經過楊煉和川沙審定

啓事一則：

本刊由網上轉載的一些文章，由於不知作者通訊地址，請作者發現本刊登載文章後，務請速與本刊聯繫，以便本刊核實處理。

更正一則：

《移民世界》雜誌上期“今日子君”一文第13頁居中列正數第8行“著名鋼琴家張堤”改為“著名小提琴家張堤”特此聲明並致歉意。